

瓷器与浙江

資器與浙汪

高野侯題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版

盜器與浙江（全一冊）

定價國幣六元

（郵運匯費另加）

☆版

☆權

著者 陳萬里

發行人 顧樹森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所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111110)

羅序

「萬里永遠在趣味中生活着的。」凡是認識陳萬里先生這個人的應該不會否認這句話。

我同萬里廝熟差不多快三十年了。據我所稔知的，在民八以前他的興趣專注在崑曲皮黃；民八到民十二便轉向於攝影；自從民十三遠征敦煌，考古的興趣就一天比一天濃厚起來。我聽見他字正腔圓的摹仿過汪大頭，譚叫天；我看見他扮演過問探裏身手矯健的探子，和搜山打車裏老態龍鍾忠心耿耿地的程濟；我欣賞過大風集裏獨具一格的藝術影片；我會陪他到西安城北的未央宮遺址去尋找過漢瓦，也會陪他在蘇州護龍街踱來踱去地摸索古玩，又在杭州湖山喜雨台聽古董估客的說長論短；總之這二十幾年裏他的興趣雖然有變更，但無時無地不把他的生命浸潤在趣味中。而這本瓷器與浙江便是他最近十年裏生活趣味的結晶。

就我自己的治學經驗來講，學問和興趣是不能打成兩截的。假如愁眉苦臉地整天埋頭伏案或精神蕭索地去旅行調查，我敢保這位先生的研究成績一定有限。萬里最近十年內，在不耽誤正業的情況下整個把他的興趣寄託在浙瓷研究。在這期間，他曾到過八次龍泉，七次紹興，每次都是興趣盎然地搜求他的對象。因為他從研究的立場出發，所以儘管跑了老遠路，只得到一塊碎片或發現一個窰基，他都歡天喜地快活不已，這種態度豈是只認得龍泉梅子青的古董商人或玩客所能夢見的？

這本小書，雖然是浩劫之餘，在轉徙流離中寫成的，然而在我看來，却有幾點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一、專以浙瓷作研究範圍的，萬里的越器圖錄和這本小書在國人中稱得起

是開創的著作。

第二、關於吳越錢氏貢瓷的年代，他根據十國春秋推溯到唐朝的寶大元年；又從紹興古城壘隨着元和五年唐戶部侍郎北海王府君（叔文）夫人墓誌磚出土的越器斷定浙瓷的時代：這比日人小山富士夫青瓷考所得的結果精細多了。

第三、他在龍泉以外發現大窰，竹口，楓堂，新亭各處的窰基，又出動杭市蒐羅餘姚上林湖的碎片和紹興九巖窰的晉器，打破昔日僅僅以龍泉窰代表浙江古代瓷器的謬見，這的確是對於認識浙江瓷器方面的一大進步。

第四、他能獨具隻眼注意到圖案花紋的研究，證實了有唐末葉五代以迄北宋初期的繪畫作風，並從浮雕着的獅，鏤空的花草，找出浙瓷和後代雕瓷，鏤花，開光種種不同製作的關係，這在考古學和藝術史上是何等的灼見！

第五、關於祕色瓷的解釋，一洗從前陶說陶錄和杭州府志餘姚縣志的舊說，認為「這一種進御的青色，不能與一般民間所用的相比擬，就給他一個祕色的名稱。」這也是發前人所未發的地方。

第六、從九巖窰發現的永康，元康，永和幾塊晉磚，斷定了附帶着出土的瓷器年代，幾乎給多年不能解決的縹瓷問題找到了線索，在考古學上是很值得注意的。

第七、在道泰東窰發現畫像而兼有文字之碗片，為東西洋論瓷專著中所未道及，實佔龍泉青窰史重要的一頁。

第八、提出哥瓷所在地和所謂「百圾碎」「紫口鐵足」究作何狀等問題，並於坳底窰所見之碎片找出哥窰與杭州烏龜山官窰之關係，確為多年不能解答的積疑，找出了新曙光。

以上所提出的幾點不過是就我閱覽所及任意撫拾的，可是單就這幾點來說，

假如我稱贊這本書是中國瓷器研究上的不朽之作，有識的人應該不會譏我阿其所好吧？

萬里以個人獨力積十年精神金錢所蒐羅的標本碎片，一次淪陷於杭州，再度被炸於松坑口，在浩劫之餘，留此片影，以自怡悅，並為浙江青瓷研究作一導乎先路的拓荒者，在旁人禁不住的傷痛追憶中，興趣仍然充溢於字裏行間，誰能不承認「萬里永遠在趣味中生活着？」

三十三年九月有事於陪都，承詩荃萬里兩老友約來新橋小休兩日，並勞楚珍署長懇懇招待，夜雨話舊之暇，復得披覽此書一通，因抒其所感以就正於萬里，並以質諸當代之研究瓷器者。

三十三年九一八紀念北平羅常培謹序於重慶新橋健廬。

自序

「瓷器與浙江」三十年十一月出版，我即離浙西行，因是曾有「將離方巖，此書方出版，十載流寓，其將以此爲我所貢獻於浙江者耶，我不敢知！」諸語，題之自存小冊，以爲紀念。

來渝後，卜居鄉間，索然寡懽；回憶前塵，不盡感慨。復題「衆意我欲殺，千秋某在斯，偶讀湯若士文章引霍林句，題此小冊，狂也可知。」數語於冊首，自負雖可笑，確有難爲外人道者原因在也。

及至敵騎二次流竄浙東，浙贛沿線各縣，相繼淪陷。「瓷器與浙江」之印存金華者，悉成灰燼，而我在此四五年間所蒐集之龍泉瓷片標本，亦同罹浩劫，消息傳來，煩懣之情，自有不能遏抑者。

在渝舊雨，則以我之興趣寄託於古瓷之研究者至濃，再接再厲，責在吾輩；並以我之十年嘗試，對於浙江古瓷之發見，不無有若干之影響，使能繼續前修，或可爲研究中國古代陶瓷方面，闢一新園地，擴一新境界也。友人之責望既如此，我又何敢終於煩懣而不自振作耶？因將「瓷器與浙江」重爲排比，內容亦略有增損，付印問世，賞鑑考古，均不敢承，惟以一得之見，聊供好瓷者之談助而已。

三十三年五月陳萬里在巴渝新稿

瓷器與浙江目次

羅序

自序

第一部分

青瓷之調查及研究第一集引言	一
越器之史的研究	二
越器圖錄序言	六
瓷器與浙江	一〇
唐代越器專集引言	一二
「中國陶瓷史」與「景德鎮瓷業史」的批評	一五
越窑與秘色瓷	一八
一個瓷印的考證	二五
瓷器與浙江小序	二六
追記吳興金華永嘉三處所發見之古代窑基	二七
憶歐翁	三〇
故宮一部分古瓷鑑定之商榷	三二
吳晉時代的浙江陶瓷	三九
巴爾「中國古代美術譜」讀後記	四二

第二部分

龍泉青瓷之初步調查·····	四七
第二次調查龍泉青瓷所得之觀感·····	五二
龍泉西南北三鄉之古代窯基·····	五六
龍泉大窯之新發見·····	五九
一年半中三次龍泉之行·····	六一
龍泉訪古記·····	六二
山陰道上訪古日記·····	一一九
餘姚上林湖訪古記·····	一三七

瓷器與浙江

「青瓷之調查及研究第一集」引言

龍泉青瓷的調查，當初在我原不過是在一個偶值的機緣之下所附帶的工作，可是到了龍泉，往大窰，入都去走走，着實引起我不少的興趣。有時還因一時的感慨，鼓舞起來的勇氣，竟不自度量地想在這方面有點貢獻，其實正可以說是等於癡人的說夢。然而事情就這樣開始了。回到杭州我就寫了一篇調查報告，登載在浙江民政月刊第十七期（民一七、一〇、一）。其時老友羅莘田兄在廣州中山大學，又把這篇報告刊載於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第四集第四十八期（民一七、九、二六）。

自此以後，我因致力於別一方面的事業，把這一件龍泉青瓷的調查及研究，差不多就這樣擱置不問了好幾年，同時時賢所致力的『攷古』事業，我亦以爲殆將與我絕緣，所以不復有此調查及研究之興趣。自然，第一次在龍泉時所得到的感慨，所鼓舞起來的一點勇氣，也就慢慢地冷淡而銷沉下去。

可是事情真不能逆料的！我從去年夏天起，對於研究龍泉青瓷的意志，竟會復燃起來。當時所得到的感慨，比之第一次在龍泉時所得到的還要強烈，因而所鼓舞起來的勇氣，也要比之先前增加得多，於是就促成我第二次龍泉之行。

第二次實地所經驗的結果，雖說還是很少，却是對於第一次的報告，頗有所修正。不僅如此，未來的問題，亦就愈覺着多起來了，而所要設想得到龍泉青瓷的結論，反覺着渺茫得很。因此種種感想，在我腦海裏迴環往復，不能自己的

緣故，於是我之研究興趣，益發濃厚起來，準備着在將來有第三次第四次之實地調查。

其次擺在我面前的，有尚待研究的南宋官窯。同時餘姚窯也成了我所要研究的對象，而寶石山後晉永康塚墓中所發現的明器，又是一個研究縹瓷的絕好材料。此外所要調查及研究的問題，真是多得很多。惟其如此，青瓷的研究範圍擴大，有系統的結論更不容易在短時間裏能覓得到一個輪廓。何況不學如我，曷敢有此奢望！所以就想到第一步應當先行搜集調查材料，以資研究。至於第二步之論斷，那是以後的事。同時友好中想要看我調查報告及日記的，都從速我付印。反正我是確定了我的記述，原不過一種粗淺沒有經過檢選的材料，預備貢獻給當代學者為整個青瓷發展史的參考。因此我就這樣大胆地把不成熟而其間儘有先後自己矛盾地方的東西，發表出來。後有所得，當繼續刊布第二集第三集，以就正高明，這是我所企望而願意努力的。（二十四年三月二日）

越器之史的研究

越州窯器關於史的探討，是一極有興趣的工作，日人小山富士夫氏近著支那青磁攷，就宋會要歷代朝貢部分，得到吳越錢氏於開寶，太平興國年間所貢進瓷器的明確記載是：

開寶六年二月十二日……錢惟濬貢……金稜硃色瓷器百五十事……

開寶九年六月四日……錢惟治貢……瓷器萬一千事內千事銀稜……

太平興國二年三月三日……惟進……金釧越器二百事……

太平興國二年四月二日……惟進……瓷器五萬事金釧瓷器百五十事……

可是錢氏之入貢瓷器，就史實所明不吾們的，不始於開寶年間之貢宋，而始

於同光二年（吳越寶大元年）之貢唐。依據十國春秋的話，武肅、文穆、忠獻各代都有此入貢瓷器的記錄。如：

卷七十七 吳越一 武肅王世家上

寶大元年之秋九月王遣使錢詢貢唐方物銀器越綾吳綾及龍鳳衣絲襪履子又進萬壽節金器盤龍鳳錦織成紅羅縠袍襖衫段祕色瓷器銀裝花欄木廚子金排方盤龍帶御衣白龍瑠紅地龍鳳錦被藤龍鳳箱等……

卷七十九 吳越三 文穆王世家

清泰二年九月王貢唐錦綺五百連金花食器二千兩金稜祕色瓷器二百事

卷八十 吳越四 忠獻王世家

天福七年十一月王遣使貢晉鏤銀五千兩絹五十疋絲一萬兩謝封國王恩又進細甲銀弩箭扇子等物又貢蘇木二萬斤乾薑三萬斤茶二萬五千斤及祕色瓷器鞵履細酒糟薑細紙等物

在錢俶（忠懿王）納土前後時代所貢於宋的是

卷八十二 吳越六 忠懿王世家下

開寶二年秋八月宋遣使至賜王生辰禮物并御衣紅袍一副金鎖甲一副及駝馬百頭是時王貢祕色瓷器於宋（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不得臣庶下用故曰祕色又云越州燒進）

太平興國八年秋八月王遣世子惟濬貢宋帝白龍腦香一百斤金銀陶器五百事（吳越備史卷四太平七年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使賜王生辰禮翌日王遣世子惟濬貢上白龍腦香一百斤金銀陶器五百事銀二萬兩黃金一千兩疑爲同一記載一書太平八年一書七年耳）

論曰……常讀宋兩朝供奉錄中間稱忠懿王入貢如赭黃犀龍鳳龜魚仙人鰲山寶樹等物及通犀帶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而金飾玳瑁器至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瑠璃玉器至四千餘事珊瑚十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事金銀飾龍鳳船舟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二百餘斤玉帶二丈紫金獅子帶一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二十萬兩錦綺色錦以萬萬計

卷八十三 吳越七 列傳錢惟治

……王還令惟治入貢惟治私獻漆金銀香獅子香鹿鳳鶴孔雀寶裝髹合鈿金瓷器萬事吳繚綾千匹（按卽宋會要所記載的開寶九年六月四日之入貢又與宋史卷四百八十列傳吳越錢氏……錢惟治篇記載相同）

在宋史卷四百八十：列傳：世家三：吳越錢氏：錢俶有一段關於太平二年朝宋時貢進的詳細記錄，內中所稱之越器五萬事，及金鈿瓷器百五十事，也就是宋會要所記載的。茲爲錄出如次：

太宗卽位加食邑五千戶倣貢御衣通天犀帶絹萬匹金器瑠璃器百餘事金銀鈿器五百事……三年三月來朝……倣貢白金五萬兩錢萬萬絹十萬匹綾二萬匹錦十萬匹茶十萬斤建茶萬斤乾薑萬斤越器五萬事錦緣席千金銀畫舫三銀飾龍舟四金飾烏楠木御食案御床各一金檀壘醜學各一金飾瑠璃器三十事金鈿藤盤二金鈿雕象俎十銀假果樹十事翠毛真珠花三叢七寶飾食案十銀檀壘十醜學副焉金鈿越器百五十事雕銀俎五十密假果剪羅花各二十樹銀鈿大盤十銀裝鼓二十寶飾胡琴五絃箏各四銀飾篋篋方響羯鼓各四紅牙樂器二十二事乳香萬斤犀角象牙各一百株香藥萬斤蘇木萬斤……

此外見於十國春秋各書裏面，如忠獻王開運三年之貢晉，忠懿王顯德五年四月七日八月十一日之貢周，乾德元年三年開寶五年之貢宋，雖沒有翔實的記錄，可是武肅，文穆之貢唐，及忠獻天福七年之貢晉，都有祕色瓷器，自然在這幾次貢進裏面，吾們可以想到，也有祕色瓷器在內。

至錢氏本身則十國春秋新五代史及吳越備史均稱武肅王節儉……常膳惟瓷漆器……云云。大概此處所稱之瓷器，沒有用金稜或金鈿的；而且究之史實，祕色瓷器有金稜，越器則金鈿，否則通稱祕色瓷器，金銀飾陶器，鈿金瓷器，越器等，並沒有金稜越器及金鈿祕色瓷器的話，那末金稜與鈿金恐怕還有點分別。假使是這樣的推測，越器可稱陶器，亦可稱爲瓷器。不過在當時爲什麼有時稱瓷器，有時稱陶器的情形？究竟瓷之與陶，是否在當時多少有點分別，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名稱，似乎有一個問題在內。同時祕色瓷器與越器在當時所貢進的，是否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名稱，這在歷史上不能給予吾們以明確的解釋。

就現在記載所詔示吾們的，忠懿王在太平三年所貢之越器有五萬事，而十國春秋依據宋兩朝供奉錄所稱忠懿王入貢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事。依此兩則看來，是越器之在當時，其生產量之大，可以想見。因此吾人可以推想到兩點情形：

(一) 是需要大量生產，當然燒窯的地方，不止限局一隅，其範圍自必甚廣。現在就上林湖周圍數十里內所發見碎片的情景看來，可以證明當時密業之興盛，實爲供應此種巨額之需要的關係。

(二) 是忠懿當時既然『喜以器服珍奇爲獻不可勝數』（見新五代史吳越世家）是需要此大量越器的生產，毫無疑義。當國者有此需要，即無供應臣庶用之餘地，那末所謂臣庶不得用者，或者在當時確實已無可以供給臣庶之用的生產量，臣庶也就不得用了。

由此第二點的推想，我還覺得所謂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者，或是一個事實。因爲史實所告訴吾人的有這樣的記載：『倣……益以乘輿服玩爲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見續資治通鑑）『……所上乘輿服物器玩制作精妙每遣使修貢必羅列於庭焚香再拜其恭謹如此』（見宋史錢俶列傳）自然不論所謂祕色密器，越器，金銀飾陶器，金釵越器等器物，凡是貢進的瓷器，第一，一定制作精妙，所以吾人現在看到的碎片，是有種種的圖案與型式，爲別種青瓷所見不到的。如此制作精妙之器物，豈是臣庶所得使用！第二，修貢以前要焚香再拜，那末的慎重，爲的是恭謹事宋，自然如此名貴貢進之器物，臣庶禁用，可以斷定。不過因爲「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的關係，所以稱爲祕色，這句話恐怕還是問題。

最後蜀王建報朱梁信物金稜碗所說之「金稜含寶碗之光祕色抱青瓷之饗」可以肯定的說當然是越州所燒進之祕色瓷器，也就是錢氏貢進所稱之金稜祕色瓷

器。同時錢氏奉梁上朔，也許就是錢氏所貢於朱梁的，因為武肅文穆嗣後貢唐方物亦有祕色瓷器及金稜祕色瓷器的原故。（二十四年五月）

越器圖錄序言

越器是什麼，在從前沒有人說起過，也沒有人去研究過。滬杭甬鐵路自鄞縣修築到曹娥江邊的那一個時候，的確出土過好些越器，然而市場上羣以元瓷目之。元瓷，吾們深知是向不為一般鑑賞家所注意的東西，因此當時所出土的越器，也不為一般人所重視，就這樣四散了。

去年自二三月以來，餘姚上林湖的碎瓷片，居然在杭州市場上發現，其原因確實不是偶然的。一則龍泉碎瓷片，經過了我盡力收集以後，漸漸兒所謂「破碗升也有翻身日」的俗語，由一種譏諷的口吻，轉到詫異驚駭的心理，從此破碗升就在這樣一種情狀之下，會有人附和着我而受到了人們的顧問。其次，最初去搬來的動機，多少受了我一點暗示（詳見拙著湖濱陶話），後來竟有歐美的考古者，託人到杭州來搜集碎片，古董買賣裏面的人，自然在「破碗升也有翻身日」的活氣之下，欣欣然見了碎片，比之一切不相干的瓷器，着實要看重些。於是一班跑鄉下去收貨的古董小販，你去餘姚，我去慈谿，就這樣川流不息地採集着。上林湖三個字，在嘉雨台的古董茶會上，幾幾乎是無人不知那個不曉的一個最簇新最流行底名詞；自然，提起上林湖，人們就會連想到破碗升，由破碗升而連想到可以賣一兩塊錢的營業。最後十元數十元一塊破片也有，這是破碗升市價的頂高點。有了這樣一個翻身日，才能維持整個兒一年的不景氣底杭州古董局面。

究竟上林湖所來的破碗升是怎樣呢？論其實，自然有粗細的不同；論其色，也有種種深淺的各異；而我所視為最名貴並且值得吾人研究的是許多許多異樣的

圖案畫。

圖案畫，在三代銅器上面，從前人很是漠視，最近有人化費了許多時間來研究，實在是一件最有興趣的工作。漢代的銅鏡以及武梁祠等等的漢畫，都是吾們祖先所遺留下來的寶物，在這寶物上面，保存着多樣的圖案，爲一種可以代表着各個時代的產物。

說到瓷器，本來是沿着陶器改進的一條路線而產生發展。在銅器上，在磚石上，當時已經有了很繁縟的畫圖來做裝飾。而陶器所表現的，還是帶着一種素樸的色彩，雖則在史前的彩陶上面，已經可以找到種種的圖案，可是史後的陶器，反而趨向單純，不事彩飾。及至漢代，吾們才曉得陶器的本身上，有了綠釉，而起線置環等等裝飾，純然是模仿銅器的式樣。嗣後由陶而瓷，最初爲載籍所記述的就是所謂晉之縹瓷。然而縹瓷上所有的圖案是怎樣，吾人無從加以推測，因爲根本上所謂縹瓷也者，是一個未經解答的難題。

唐代作品，在北方出土得較多，吾們由此可以窺見其式樣與圖案，是受到了種種外來的影響，起了一個很大的轉變，可是比之以後的定，繁簡之間，還是差得很遠。那末究竟由唐而遞衍到宋的定器，中間經過五代的變亂，雖則就史的時問上說是一個短短的時間，而柴窑，而祕色，已久矣夫爲典籍所稱道，自然在這一個關鍵裏面，是很值得吾們注意的。

現在我之所謂越器，就是在這個時期中一種驚人的產物。以器皿言，種類之繁多，式樣之奇妙，固足以使你見之咋舌，而圖案花紋之複雜，就中國瓷器發達史上說，我可以斷定是一種空前的制作。你看，有了相對的蝴蝶，鸚鵡，鳳凰，就有花間舒翼的小雨，雲中飛翔的白鶴。有了從寫實的經驗所得到的可以畫着委婉的泥鰍，或是一條魚樂圖來點綴一隻小碗，就有憑藉想像來一條在海裏翻騰

着的神龍，布滿了一件盤洗。有的是在四周圍以荷葉，荷花四朵，含苞欲放，中有一翠鳥作飛鳴勢，確是絕妙一幅裝飾圖案畫。有的是秋葵海棠，刻劃各盡其致。有的是蝶戀花的小品，雖則是寥寥的一點玩意兒，都會使你沉醉於一種詩情畫意的境界，因此對於如此簡單的圖案，就能立刻感到十二分的滿足。有的在盤底裏面，畫着江濤洶湧，象徵着一個錢塘江的天塹，是何等的雄偉闊大！有的在一個小小的盒蓋上，畫滿了牡丹花，一方面充分顯露出一個富麗堂皇的圖案，以這樣圓熟的技巧，來完成這個使命；而另一方面也就反映出吾們祖先是具有這樣偉大的胸襟，深厚的魄力，造就成功一種雍容華貴的作品。此外破碎的瓶碗上，可以見到寫意的人物畫。本來吾人對於古代的繪畫，所謂顧凱之吳道子等等僅能憑着一點文字的記載來想像，來揣測，來懸擬，而最可靠的憑據，還是從敦煌千佛洞以及新疆所出土的壁畫並絹畫發見以後，才能確實證明一個真的面目。現在越器上所給予吾們的，雖則是幾片殘餘的畫面，已經足夠拿來證實了有唐末葉五代以迄北宋初期這一個時代裏的作風。這在考古學上，藝術史上，該有多少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其次，越器上而以荷花瓣的裝飾，製成種種形式的器皿。技巧不必說，祇就這一種單純的意想，要盡量推演變化到這樣一種程度，當時先人設想力的豐富，使吾們千載下的子孫看到，應該要有怎樣的興奮！

除此，還有浮雕着的獅，縷空着的花草，以及方才所說的一小幅畫着人物的式樣，就是開闢了後來所謂雕瓷縷花開光種種不同的製作，這又分明是在單單講到圖案畫的一點以外，却是借着這個機會，做到了一步啓後的工作。

然而爲什麼越器會有這樣的許多式樣與圖案？這個解答，是不難的。吾人從歷史的研究，知道當時錢氏之在吳越，有他雄厚的勢力，而在爭霸的局勢之下，